

歡慶年

趙霞
跨文化體驗計劃參加者

（編者按：作者是位小學老師，於2020年底出發往泰國進行跨文化體驗計劃，為期約半年。出發前的見證文章請參另文〈行在水面上〉，第197期《跨越》，2021年1-3月。）

回港後，代課的第一天早上，樓下的管理員跟我說：「你很久沒上班了！」我回應他：「對呀！」其實，我還想跟他說我正在放假。這個假期很長，將近一年了！這一年除了吃喝拉撒，我還去了趟泰國，在那裡呆了約半年……

在疫情陰影籠罩全球、多國封關、民航停飛的情況下，坐飛機、身處異地是一件多麼令人匪夷所思的事！沒有工作、無所事事的日子是甚麼樣的感覺？走在空空蕩蕩的機場，又是甚麼樣的感覺？被迫隔離，別人懼你如同你染有惡疾又是甚麼樣的感覺？同樣的

日光下，我們卻過着不一樣的生活。這種平行時空的差異，常常令我目瞪口呆。


多數人都認為「擁有」就是「快樂」的代名詞；但聖經教導我們要「以神為樂」，祂就是我們的幸福。信主日久，我們以為自己已經「以神為樂」了，但當迎面而來的風浪，把我們那一點點洋洋自得吹得不見蹤影的時候，我們才醒過來；我們骨子裡似乎也離不開這條規律。在沒有工作的日子，那空出來的十多個小時，讓我有機會好好的檢視這種扎在骨血裡的依戀。

因為疫情的緣故，泰國的短宣生活過得不忙不亂，充裕的休息時間把語言、環境，以及人、事的陌生感慢慢地沖淡了，隨之而來的是無聊和更多的無聊。這種無聊，我很熟悉。在香港那段停學、停課，



雲彩天地





自我「禁閉」的日子，這種無聊讓我鬱悶不已。我是教書的，極愛自己的工作。沒有工作的日子，失去了一大半的樂趣和意義，空下來的時間要怎樣打發呢？有時候，我甚至在想，如果日後老得不能動了，活着還有甚麼意思？

在泰國，我工作的地方有一個很大的會議室。會議室的窗子一打開，除了撲面而來的涼風，還有一大片的綠。這是長在隔壁空地上的一棵大樹，樹身高達三、四層樓，常有翠鳥、鴿子和麻雀躲於其中；到了花季，還會長出半掌大小、如孔雀頭上的羽冠似的花。一簇簇的粉紅攙雜在這一大大的綠中，極是賞心悅目！一陣風吹過，那些花花葉葉都隨風搖晃、擺動。風大的時候，就連那樹叢中的鳥兒也會忍不住踱步連連；甚或呼啦一聲振翅高飛，沖出這一片煩囂。這時候，鳥鳴聲、颯颯的樹葉聲和着我的心跳聲，遠處的、近處的、整個世界似乎都在風的鼓舞中動了起來……動了起來……然後，風止了、樹靜下來了，鳥兒又回來了，我的心也安定下來了。

隨風而起，而後又隨風而止。一切的掙扎、憂鬱、惶惶不安，似乎都被那風撫慰了；那些殫精竭慮和錙銖必較背後的恐懼，似乎都在風起風止的剎那間被明白、被接納了，因為我們如同那花、那樹、那鳥，安於造物主之內——那份安寧如同那活水從我們的心裡面流出來，把我們湧向了永生。這就是那在寂寥黑夜裡的一抹微光，似乎燃盡了，卻又閃爍在謐靜的黑夜裡……

所以，等候吧！因為總會有風起的時候。忍耐吧！因為那光雖是微弱，卻從沒有熄滅。時候到了，你就會聽見那微風向你喃喃低語，呼喚着你！

慣性的生活模式養成了我們慣性的思維和對周遭的認知。直到有一天，這種模式被打破，我們才醒悟過來：原來我們可以這樣活着——一樣的世界，卻有了不一樣的想法和體會。「看山是山，看山不是山，看山還是山」，發現、醒悟、回歸，是我最後對造物主寬廣的心胸而生出的敬畏和安心。「非淡泊無以明志，非寧靜無以致遠」（諸葛亮，《誡子書》），我鼓勵每位讀者都給自己一段安靜的時間，好跳出這日常的規律，再次發現生命的豐盛！

